开新副本了。0 A# e# W$ @. x- T/ j; M4 ~\* \_) I  
我叫林莉，内地人，身在宝岛。  
  
这些信息是值班护士告诉我的。9 r) o1 O# p$ P  
  
我已经在这件惨白的病房里躺了一个礼拜了，身体机能早已恢复，却不敢出院。因为，现在有两个问题急须我搞清楚。  
7 ~. d& u( }% u: V. A1 U  
第一：我到底是谁？值班医生依靠我随身携带的文件告诉我，我叫林莉，是宝岛鼎鼎大名的经纬财团的员工，在一个月前遭遇了车祸，经历了无数次手术，这才堪堪保住一条小命。因为撞到了脑子，所以行为认知出现了一些偏差，出现了失忆的症状，目前来看，单纯依靠临床医学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如果想要恢复记忆，只能靠一定的机缘了。+ m+ U" J& e! Y  
: e1 G1 }\* W! b/ X( B6 [% T( L  
每每睡下，脑子里总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画面，画面里，我穿着得体的西装，在下属面前侃侃而谈。可是，那是一个男人啊。再看我现在，胯下平平，胸虽不大，只有 A 罩杯的规模，以及我脑子里的自我认知，我分明应该是一个女人才对。4 ?2 l1 ]' i" T+ b  
  
奇怪，怎么总是会做这样奇怪的梦。% ?& u9 ]+ n: a2 ^5 y, E& S3 y& K  
6 B8 y5 l) j; [, e5 X  
第二：我要做什么？我是经纬财团的员工不错，可是，关于公司的一切，我没有丝毫头绪。按说我出了车祸，无论是家属，亦或是同事，怎么也该有人来看望我才是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就像被世界抛弃了一般。  
  
关于车祸前的记忆，好像被完美的被从我的脑子里被删除了一般。5 z' u; i1 ]( X9 v  
  
医生早就通知我可以出院，但是我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出院之后能做什么，只能一直谎称头疼，赖在医院不肯出去。  
  Y8 @8 {/ I: h, W1 F  
关于这些问题，我也曾问过值班护士，得到的结果却差强人意，中心思想就是，这家医院和经纬财团有战略合作，凡是该公司的员工过来就医，所有的费用全部算在公司头上，这倒免除了我囊中羞涩之苦。! n) j3 r% |4 R  
; b6 y8 v+ L; [  
看来关于我的身份，还是要到经纬财团去，才能得到答案了。! A& A: O9 P& N  
  
问题是，怎么去？我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印象，我应该是有钱的，但是银行卡，手机的密码全部忘记了，这导致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能力。  
; N3 k7 i( ]3 r  v, X8 z  
这天，我正躺在病床上出神，事情终于迎来了变故。  
0 B4 D/ x3 n0 {$ a6 e" Y- T" z' A  
「林立。」一个软软糯糯的声音传来。% O( ?  j4 E9 l( v( X0 J  
) t& L  |- W6 o- M, v  
「我是。」我的声音有些厚重，对比起来人软糯声音，更加让我自惭形秽。当然了，由于这样的声调，这些天来，我几乎不敢说话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却有着这样粗重的嗓音，着实让人懊恼。  
6 y' M: G% G3 q! y' n. r  
「跟我走。」莫看来人是个软妹子，说起话来倒是十分干练。, f4 ?5 w' v9 p  p, U. C: n# ]  
  
「去哪儿？我哪里都不去，就在这里挺好的。」失忆不代表缺心眼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贸然和陌生人离开，无疑是一种极其缺心眼的行为。# ?$ {  O0 y) f0 e4 E  
  
「蒋先生要见你。」来人淡淡的威胁道。  
2 h6 a  m3 ^9 m3 L! z  
「不去，什么蒋先生，我不认识。」我依旧嘴臭。# r& v+ T+ E1 ?3 K1 o) Q3 a" E9 N  
' q! Z2 L: m" a2 o0 }$ D  
「行吧，再见。」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那软妹子竟是一句废话不愿和我讲，转身就去了。  
  
房门重重摔下，不过几秒钟，两个黑衣壮汉破门而入，不由分说，架起我就走。我重伤初愈，哪里是这两壮汉的对手，犹如小鸡仔一般，光天化日之下被直接架走。; t8 r2 o: L& h9 D, m8 G  
  
「救命啊。」此时我再不去纠结嗓音的问题了，大声呼救。不过，前方那软糯妹子开路，医院里众人对这种绑架的行为视若无物，两壮汉架着我，从病房到车库，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，朗朗乾坤，目无王法。  
  
「省点力气吧，在这里，蒋先生办事，谁敢阻拦？」软糯妹子简单一句话，威胁之意溢于言表。" ^3 I5 P/ X) e( K% v  
  
陌生，是的，陌生。透过车窗，看着窗外街景，我的心里只有这个想法。这是哪里？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这是失忆的原因吗？不应该啊。再怎么失忆，总不能一点点映像都没有吧。  
% Z- R- i, D0 y, Z. q, K  
汽车七拐八拐，终于驶进了一个偏僻且巨大的庄园。. o\* R0 }/ a$ V8 Y, \_  
: B8 ]+ j  D, X4 U  
我穿着病号服，被那两壮汉架了出来，带  
来到二楼，一处看似客厅的地方，随后，轻轻关上房门，如是，房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, Y# H! r2 B( Q: h2 U5 m1 \2 Y  
  
房间里的装饰极其考究，一看就绝非凡品，墙上挂着山水图，书桌上摆着青花瓷，整个房间里古色古香。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北处的二爷像，一尺来高，金光闪闪，好似纯金铸就，像前摆着蔬果贡物，香炉里三只檀香，此时已燃烧过半。: Q1 f1 g+ R7 @; w  S  
2 Z: }- g+ ~" X) c# h0 ~3 x3 t% U  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太阳西斜，檀香眼看见底，这帮人把我请来，却把我晾在这里不管不顾，不知那个蒋先生做的什么打算。' p2 {7 W+ X# n  
7 I5 G2 m\* Y6 G& T! q9 y  
终于，房门推开，一贵妇身着旗袍，手持绣扇，袅袅婷婷的进来，也不管我，自顾自的在二爷像前拈香作拜，在我看来，要多诡异有多诡异。\* r) S7 Z+ V3 N# ?  t- u' y  
! M; |- R) L; M1 F8 x/ u& M3 G  
我怔怔的看着她，只见那美人一件素雅刺绣旗袍，一头秀发只靠一只簪子盘住，腰肢软软，屁股大大，遑论她拈香作拜之时，那丰腴的美臀，更是让我不自觉的咽下一口唾沫，她是谁？是蒋先生派来的吗？+ o, X& \1 t( v$ p+ \_+ T4 \_  
9 a7 a; Y# x1 p; J0 g" @5 P7 d5 p  
直到她诚心拜完，转身轻语：「拜拜吧，求个心安。」% q2 A; ]% O- ~1 H4 N  W4 z  
+ |' o( B$ Y0 i7 U/ Z( L6 P  
「额，好。」心里再不愿，却不能弗了佳人面子，当下有样学样，也在二爷前拈香作拜，这才作罢。  
- H) Y7 f\* |$ e0 ?& u5 S6 J  
「坐吧，桌上有茶，自己动手，千万不要拘谨。」佳人悠悠踩着莲步走到窗前，忘像窗外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0 @1 \_& h& C- T6 Y' K" `) j  
1 G+ }: m3 P% y3 ]  
「不，不用了，我不渴。」佳人恬然自得，与这房间相得益彰，但是我穿着病号服，又是被旁人请来，哪里敢把自己当作主人来办。# \5 m8 ?& h' F  
  
佳人也不说话，头也不回，时间短还行，可是已经在窗前站了许久，一句话不说，这可让我如坐针毡：「我。。你。。。」这两字出来，只觉得喉咙刺痛，再说不出一句整话。  
3 b& S& w/ ?, S( m& t8 f  
「哦，想了点事情。怠慢了。」佳人如是说，可是依旧不转身，哪里有半分愧疚之意。# F\* j# s' \/ y. s+ c  
9 S9 D, l! {8 \_+ w& w4 H  
「蒋先生什么时候过来？他请我过来，总不至于把我晾在这里等着渴死饿死吧？」我心一横，暗想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伸头是一刀，缩手还是一刀，不若趁现在有人在，自己挑明了，还能给自己涨点气势。\* x/ H/ b2 d  W! L% y  
  l- l$ b\* l8 H! W$ }  
「急什么，该见的时候，总能见到的。」佳人玉手轻抬，绣扇指向西斜的太阳，怨道：「我最喜欢看夕阳了，它东出西落，每日如此，可是，却孤单的紧。」6 q2 i' ~$ \_8 j4 K& e! G' E  
  k. G1 p' D7 Y, h  
我轻声安慰道：「总有月亮与它为伴的，蒋太太，你也不必如此幽怨。」想是此人是蒋先生的配偶，这是蒋先生每日事务繁忙，怠慢了她，这才在这里哀怨如斯。同为女人，我似乎可以理解她哀愁的原因。  
  
「你长的倒是俊俏，又会说话，看年纪，不过二十出头吧？唉，正是花样年华，不似我，年老色衰。」佳人终于转身，一双美目在我身上扫过数遍，不无醋意的挤兑我。: M, `) D. Z$ T: V  g+ c  
  
「蒋太太，我不认识蒋先生的，从没见过，不知道为什么蒋先生会请我过来的。」看她醋意冲天，我慌忙解释道。开玩笑，听她意思，这什么是蒋先生瞧上我了？我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何德何能，竟能入的了蒋先生法眼。\* G4 J. P. X\* M, r9 U" M; w  
% P5 T" P\* @" m  
「哦？」佳人眉头一皱，转而掩面一笑：「是吗？」; \( }  @9 V2 t\* O+ N  
  
「真的。我不认识蒋先生，从没见过。」看她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越发让我心里发毛，我斩钉截铁的回道。开玩笑，看她架势，就算不是蒋先生正妻，那也必然是和蒋先生极其亲密的存在，这时候被她误会成蒋先生对我有意思，那我还过不过了。4 J, ?+ \, i9 y  
  
「你没必要解释的。」佳人淡淡的说道。  
  
「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嗨。」我着急的解释，可是佳人只轻蔑的一瞥，这是女人之间的较量，显然，我输了。  
  
这个蒋先生着实厉害，尚未出面，我已输的丢盔弃甲。  
  
「蒋家门楣，不是那般容易进的。」佳人悠悠一言，把我吓的魂飞魄散。她这是已经打定主意，我是被蒋先生瞧上了，现在这是来与她争宠来了。" g4 u- C. b\* d1 K, b5 X  
  
我直到无论如何解释，她决计是听不进去的，再说了，此时我也被这娇滴滴的女人激出了火气，只是此时寄人篱下，受人拿捏，不得发作罢了。如是，我也不再和她争辩，回到茶旁坐下，双手环胸，静待蒋先生出现，只要正主出来了，一切的误会必然都能搞的清楚。2 p4 c0 t+ \_0 S& D. t/ \_  
  
这一切，需要的都是时间，可惜，现在，我最缺的就是时间了，别的不说，眼前坏女人会容忍和她争宠的角色出现么？  
  
我和她相比，姿色自然是比不上了，平胸瘪臀，又一副破锣嗓子，只不过，天下男人的品味又怎么能说清楚的，兴许我这样的就是蒋先生喜欢的？长的漂亮有什么用，还的男人看得上才行。看她那副样子，好像别人欠她钱似的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蒋先生瞧不上她也是应当。切。9 u) x: o- p\* @. ~' n% d  
# w  R0 M( ~4 @1 C) N  
我虽不说话，可是心里可没有少编排她，甚至都在考虑，我这车祸，是不是眼前女人策划的，就因为蒋先生瞧上我了，她吃醋争风这才害的我，要不然，蒋先生为什么这么急切的要把我接回家里来呢。. e" J7 X  [% T( y  Q3 g' z, ]  
\* Y) o\* S4 x/ m8 S. K\* @8 d! B  
坏女人，哼。  
4 I5 t$ p/ K0 B, o\* X  
不得不说，我的脑补能力极其离谱。  
  
夕阳落在，坏女人掌了灯，两个女人就这般安静的坐着。这般时候，是气势的比拼，谁再先说话，谁就彻底输了。9 p  H$ ^9 v9 ]! T  
  
可恶的蒋先生，为什么还不出现？  
  
「咚咚咚。」门外有人敲门，随后和善的女声传来：「蒋先生，该用晚餐了。」  
5 X' e# U% E- b  
我们依旧没有谁说话。  
  
「咚咚咚。」又是轻轻敲门，不过听屋内没有回应，脚步走远，想是女佣去了。  
9 b/ G5 k$ o1 C. B; j9 e  
「咕噜噜。」我中午就没吃饭，被请到这里又过了好久，女佣领离去，我的肚就不争气的开始敲鼓。  
: M3 g! t& n( Y) j, B3 \  
也算打破了屋里的沉默。  
% ~4 J% j4 t4 a2 y! o# H( P  
「饿了吗？呵呵。」坏女人依旧不疾不徐的，柔声问道。  
  
「不要你管。」我别过头去，不愿与她对视。  
  
肚子里的咕噜声，又一次宣告了我的失败。\* u\* @- I6 h/ ~& Q: L3 }  
\* X/ N: ?0 H+ \_5 {+ S  
又过了不知多久，门外又传来的有节奏的敲击声，重复三次。! L9 E5 l/ {( T  {5 Q# @7 |. K  
/ l# d! S2 |: L; @. q$ L# e; M7 U2 ]  
「进。」坏女人摆出了当家主妇的架势，大大咧咧的回应。  
  
「切。」我翻个白眼。5 o, e0 f# v3 i  
& V2 h8 F\* ?2 G8 i  
一个黑衣人推开门，却不进来，反而是身后走进来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人来，那人一身笔挺西服，标准的成功人士模样，他，就是把我请来的蒋先生吗？7 z\* `% Y3 z$ Y) T( O  
  
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。  
: N( L3 C( F$ ?1 ~' l3 F+ D1 A  
男人进来之后，明显是感觉到了房间里诡异的气氛，在我身上扫过一轮，我发誓，我用我最大的努力，尽量在不引起坏女人注意的情况下，香他表示了最大的委屈。/ H- g' Q1 k! A$ F! p6 @1 V  
6 T  s; \_+ w. i1 E" W3 ]  
果然，我的努力迎来了回报，男人冲我走了过来，眼睛继续在我身上来回扫视。7 h6 C4 d# \" \& w, K  
( [\* w" o# L% v8 @" ~5 Z. i: S  
哦，果然和我设想的一样，他就是蒋先生，几乎是瞬间，我就感觉无比委屈，眼泪已经开始酝酿，我不想做小三。  
( a4 \_% G\* r  C8 P  
只不过，男人的动作也就仅限于此了，他在我身前一步停下，闭目皱眉，似有不解。又弯腰下来，他的唇，几乎就要贴到我的脸颊了！4 e1 T. i. j# j\* K. e: W\* s  
$ d) Y' K$ Q8 G& ?  
我已闻到了男人身上迷人的古龙水味道，偷眼瞧向那个坐在主位的坏女人，满是得意之色，暗想：「哼，坏女人，气死你。」随后做作的闭上眼睛，准备接受男人的拥吻。  
  
可是，等了许久，男人的唇始终没有落下，我微微睁开眼角，却看见男人早去的远了，立在坏女人面前，单手插兜，不住唉声叹气。\* }( c$ x7 e\* B- \_6 N( \_  
) O4 i2 b" `! `5 r- y- @( H  
怎么回事？不是我赢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在坏女人面前如此模样？  N% \: B! e0 I- T3 a9 d- g  
  
「事情有点麻烦啊。」男人悠悠说道，后半句又急转直下，几乎把我气炸了肺：「这活儿，得加钱。」  
; n- k# Q. t; ]$ U, l" G  
「什么？你个没心没肺的，加什么钱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」我腾的就站了起来，指着他鼻子就骂了过去。& w' r5 \  V3 |( ~  
  
最可气的是，那个坏女人竟然丝毫不以为意，顺着男人的话头：「看他这样子，确实该加钱。」5 i7 D/ E( v3 L& X  \& k7 j  
\* U+ n! M" u6 ?  m& m) B) E  
「蒋先生，这个活儿那边做的很细致，我只能。。。」男人开始了长篇大论。  
& f( l" R& n8 ~+ r9 B  
我现在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东西了。蒋先生，他叫那个坏女人才是蒋先生？！霎时，我几如五雷轰顶，愣在了原地。如果坏女人真的是蒋先生的话，那么下午的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2 j+ O" M& V1 M, N. i\* L8 Z  
  
蒋先生饶有兴致的瞧着我，欣赏了真相揭开之时我的错愕情绪，男人的话她却没有听进去半分。0 Y1 b7 T( e7 w+ t  
+ l& D/ H% r1 j; X: U( Z+ d  
男人依旧在滔滔不绝，蒋先生摆摆手示意他住口：「沈星宇，好了，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懂，也不想懂，不就是钱么，都是小事。你看她，好不好玩？都和我僵了一下午了，话说他是真的忘记了自己是谁吗？」7 b0 \_: v+ k" J$ U! T\* F  
  
「应该是的。」\* W# R6 S& o' n  
( M! |$ [7 o6 @0 [5 ~  
「这个林远为，够狠的啊。呵呵呵。」蒋先生绣扇扫过，扇出一道香风，随后说道：「可惜，和我比狠？」说罢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来。  
, q& K5 m\* f; b; e1 ?+ B  
「你，你，你，你们在说些什么？」我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尖叫请来。为什么这个坏女人会被称作蒋先生？他们说的我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无数疑云从心头涌起，我大病初愈，可怜的脑子哪里能处理这么多事情？只觉脑子一疼，头晕目眩，只能颤颤巍巍的扶着椅子瘫软下去。  
& M+ i/ f3 U" @  u  
我终于还是在这个庄园里住了下来。  X- s\* ~# i) U  
  j" [\* D/ ~+ k, d8 w  
那个中年男人叫作沈星宇，是蒋先生请过来给我治病的，或许是治失忆的吧。  
: ~2 ^/ W) O! f  
「我叫曾经叫林立，而不是现在的林莉。是一个男人。」这是他们告诉我的，但是我不愿相信，这肯定是那个坏女人设的局，目的就除掉我这个和她争宠的女人，现在我失忆了，真相到底如何，还是要多加谨慎才是，万不能听之任之。在本人配合不佳的前提下，治疗的效果一直不好。7 O# a" G. s) z$ Z9 K2 G( T  
  R7 Z) v8 s6 E4 j  
开玩笑，我叫林莉，是一个女人，身份证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呢，这一定是蒋先生的阴谋，我千万不能屈服，每天晚上，我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入睡，这样下来，针对我的治疗怎么能有进展呢。  
; E6 K9 s3 {) Q\* R  
「蒋先生，事情麻烦了啊。」沈星宇帮我做完了睡前检查，寻到蒋先生的房间，不住挠头。8 V4 F: j/ x3 ~  
$ ~) }, n\* X. j" V& q8 M, J: ^8 c  
「怎么了？这世界上难道还有能让沈医生挠头的事情吗？」蒋先生敷着面膜，年岁大了，还是要好好保养才是。  
  
「这个人的脑子，和身体上的小动作，明显是姑苏妮妮的手段，最重要的鸡巴则是先师的手段，难，真的难。」沈星宇慢慢说道。3 g. K% M8 t9 p7 P5 y0 I! l  
6 c\* r6 M+ w/ ?2 a  
「钱不是问题。」蒋先生头也不回，继续欣赏镜子里自己的美貌。; k: {& \, |7 D2 N  
  
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」沈星宇的声音低了下来：「一来，妮妮那边倒是好说，不过，她背后的人，是你我都得罪不起的，还要先知会她一声才是。二来，先师的面子，我实在是驳斥不得。」: V- N6 M\* S% o% s1 q, q\* \  
  
「难道说，这就是个死局了？」蒋先生转过身来，面有不悦。  D\* H& w6 ?% y2 x4 l# b1 e" @4 M1 W0 O3 {  
' y1 m# [  v4 U! O4 E3 [  
「倒也不算是。」沈星宇一改吊儿郎当的模样，正色说道：「我得到了消息，说这个人是在内地摊上了事情，白道黑道现在都位在寻他。」7 \_2 S2 p5 B6 f8 T  
  
「有意思，这个林远为是准备驱虎吞狼？」蒋先生望向窗外，眼神中杀气骤现：「你说的倒也不是，难不成是说你有办法破解？」& E) J- a4 W# ^- ]  
' h# v/ v) G\* U' k, o: H  
「既然收了钱，不办事总归不对，我们买卖不成，仁义要在。」  
( b6 u8 u6 ~4 A1 \3 O  
「停停停，说重点。」  
  ]0 q' r& i9 u' I" i+ v0 U  
「这人只是一个小角色，重要的是她后面的事情，那边白道黑道都在传，此人摊上的事情，都已经引起了上面的注意了。」- ^/ P; k# h: f0 G. q% v8 N5 [  
  
「嘶，你能不能说点好话，你是在暗示我不该经手这个烫手山芋？」蒋先生死死的盯着他的眼睛，眉头微皱。7 `9 Q3 h5 l$ m' o  
  
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把这个人交给先师吧，先师的独女失踪了，她可能知道什么线索。」: e\* o0 [1 ?- C1 P  
  
「滑头，你从他嘴里撬出点什么来，岂不是更好？何况，帮你这个忙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」+ W! @5 p( N2 B: W4 R  
8 Z) d0 T! c4 L1 \; Z2 z  
「这。。」沈星宇一时语塞。7 Y9 F/ F0 r% h- \_0 `, I  
& ?( l3 N$ o" `' U3 T. D& v8 e  
「你莫恩岛或者说医生协会的情况，这些年我也了解了一些，可惜，一直没有机会和乔治公爵见上一见。你懂我意思吧？」  
  
「你竟然知道莫恩岛？」沈星宇一阵苦笑。' }2 q& d5 r4 ?- Q( ]5 p/ u# ~  
  
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。。。己莫为。」蒋先生冷笑。% A4 W. y! Y0 y! \: z) ^% |  
, e8 g\* a; D& F( J- s  
沈星宇一阵恶寒，和这个大佬交涉，真的是一点马虎都打不得，稍微有些不对劲，立刻就会被-她黏上来，烦人的紧。  
  
「他以前不过一个普通员工，以他林远为的身份地位，何至于如此这般来整治他？」蒋先生轻蔑一笑。  
  
「或许其中另有隐情也说不定。」3 |6 p\* R/ l# C3 p\* A, \' Q6 \_  
  
「女人的第六感，向来是很准的哦。」蒋先生分析道。$ u" }# ^" h# Q1 S% f5 Z2 }  
& h- O4 W" s& Y8 X/ J  
「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」  
: W\* k' E2 N1 a  y" j3 l  
「这就要看您沈大医生的诚意了，他人在这里，内地的人也管不着。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这里的凤梨可甜的很，你不试试？」  
( Z5 `. \7 [( ~/ b& z$ ?) l  
「你这是在逼我啊。」沈星宇一脸苦涩：「这是先师的联系方式，你们的事情，你自己去谈，这个林立的事情，恕我无能为力。」  
\* y! @$ B7 U/ r2 w8 Q3 ^2 g  
「这个莫恩岛，当真如此可怕？不知我的经纬财团和他碰上一碰，到底能有几分胜算？」沈星宇走了，蒋先生独坐在二爷像前，思虑到天明。- l0 C; y7 j6 z  [" F! x$ t  
# x\* z; j; x, f! y# F7 D; c- V: [2 \_5 \  
---; x9 C2 T2 g0 F7 n: ~8 w  
/ M9 s% J5 I# z  
这个庄园里环境清幽，对我的身体调养极有好处，不过两天光景，我已恢复了不少，沈星宇开了方子，现在已恢复的七七八八，除了四肢乏力之外，其他已没有多少大碍。1 i. O7 i" K) \_  H" A9 ?1 t  
  
经过两天的相与，我才勉强相信，那个坏女人确实就是旁人口中的蒋先生，即使我不愿相信，可是现实摆在面前，让我不得不信。  
  L, C' ~! C9 r! z3 u) D: q8 g  
既然她是蒋先生，那么我之前心里想的两女争宠的戏码就变成了无稽之谈，这让我好不懊恼。  
0 t6 a+ ^9 j& H- [6 z  
她对我相当不错，这个庄园里我可以随意行走，仆人保姆们见到我也恭恭敬敬的唤一声「林太」，起初我受宠若惊，不过下人们执意如此，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了。- [9 G, \5 C$ \4 o- r" M  
4 \_% t7 e8 L1 x9 Y  
这天正是初一，我早早起来，喝完了药，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慢慢的走着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有助于身体的恢复，这些天来，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不过，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往日里这所庄园总是十分僻静，今天却多了不少嘈杂声响。% o/ `5 p& f& m) o) n  q7 I- v  
  
我是见识过蒋先生脾气的，她最不喜院子里有人大声喧哗，前几日，一个保姆不小心廷了一个碗碟就被她训斥小半个钟头，怎么着，今天这是有人要来触她的霉头了么？8 h! H% B! T% `! j9 o) A4 e  
9 I1 q7 }, y8 b( l3 Q2 Y7 K  
我心中好奇，循着熙攘声音一路上楼，最终停在了那个供奉二爷像的门口。见里面吵的不可开交，八卦心起，便偷偷在门口立住，拨开一条小缝，单听里面发生了什么。  
, m2 y$ i1 R" Q) P6 F. X  
只听磅硠一声，有人摔了茶碗，我心想，喔霍，今天有好戏看了，在这里这么多天，还每见谁敢在蒋先生面前如此放肆。  
  
「蒋菱菲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兄弟们拼死拼活的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现在把卖面的生意一刀切了，让我怎么给手下的兄弟们交代？市场那么大，说丢就丢了？」一个粗狂的男声响起。$ I% ^2 x# z2 I6 Q. `  
- }- M2 \_# R; X' C" h8 I  
「钱，总有的赚，卖粉的利润是大，但是和那边的市场比起来，不过九牛一毛。对了，和你说这些，你也不懂的，财团要转型，必须要从切断卖粉的行当开始。念在你跟我多年，顶撞我的事情就不追究了，不过这里乃是忠义堂，你在二爷面前不敬，忠义堂里，茶碗是你能摔得的？自己看着办吧。」蒋先生甩甩手，对那个男人失望透顶。8 o: p' }4 X# O9 g" U: R  
  
「大哥，老三他性情急了些，就罚他在二爷前跪上几日就是了，都是为了财团好，动作有些粗暴，那也是可以谅解的嘛。」一老头忙出来打圆场。, O( z7 C6 \  X  g  
4 v8 t" S# g( O% ]$ f  
只不过，这个圆场似乎打的不太美妙，场子里立时冰冷了下来，隔着门，我都能听到里面粗重的呼吸声。  
  
良久，一直站在蒋先生身后的黑衣男子开口道：「忠义堂本属洪门，当依洪门训，今日老三僭第八誓：捏造兄弟有逆伦，以及谋害香主，行刺兄弟者，死在万刀之下。」说罢往前一步，虎目死死的盯着那个摔茶碗的老三来。  
  
「啊？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见那黑衣男子开口，里面众人都是慌了，却不敢更加动作，只敢低声规劝。  
  
「咪咪，喵。」蒋先生没有多话，自顾自的唤她的大狸猫，狸猫低鸣一声，跳到她身上，悠然自得的享受起蒋先生的抚摸来。9 D: Q; W  E) E$ l1 F  
" w' a( U: }! D' S  
「算了，就依着五叔的法子办吧，到二爷前好生跪着，想清楚了再来和我说话。」蒋先生看众人哑口，终于唤退了欲要杀人的黑衣男人来。  
  
接下来的讨论就简单的多了，有了老三这样的前车之鉴，众人哪里还敢说一个不字。只见老三颓然的走到二爷像前，正要跪下，可他毕竟是一方大佬，敏锐的发觉房门微开，正，立刻吼道：「哪个不长眼的在偷听？」2 T\* }9 h( g6 s4 b\* g# g  
  
说罢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房门撞开，重重一拉，直接将我拖了进去。+ W5 f& H" |) |6 e  
  
「小娘皮，这里本人事情，是你能偷听的？」老三大怒，上手就是一个耳光。  
: }7 W% D" K" e  
老三含恨出手，力道奇大无比，我只觉得头晕耳鸣，不知怎的就摔倒在地，衣衫也被拉扯的破开，春光乍现，脸上五道血印，狼狈不堪。  
\* d/ u+ u- c  A( I+ S  
众人都是惊了，哪里敢相信，在蒋先生这里议事，尽然还敢有人偷听，又联想到蒋先生的手段，一个个的狐疑的看看我，再看看蒋先生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，深怕我在外面偷听是蒋先生安排的。  
  
「哦，这是林莉，刚刚入会，规矩还没学全，还不快给各位叔叔伯伯看茶？」蒋先生尴尬一笑，作势要给我解围。\* y& y" S9 Y# w1 i# a  
  
「咳咳，还是我来说句公道话吧。」刚刚给老三求情的五叔此时又站了出来，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：「蒋先生，这个偷听可是大忌，任不能用一句不懂规矩就搪塞过去的。不过呢，既然此女在这里出现，想来菱菲是知道的了，依我看，说教几句，也就是了。」& x. T6 p1 \  f3 F  
2 d\* B/ M5 Q& G# D- L  
「呜呜呜。」我敏锐的察觉到这句话哪里不对，想说点什么，可是眼泪却提前涌了出来。- w5 x4 g" W: q5 |& `  
9 a: U. m. V8 }3 a# Y: i) q- D, e  
「请家法。」蒋先生丝毫没有怜惜我的意思，冷冷命令道。5 X7 ^6 ]5 x- O$ w  
  
「等等，我不是你们的人，路过好奇而已，凭什么动家法？」看着蒋先生背后的男人掏出一根儿臂粗的木棒，心想这棍子打下来，我哪里还有命在，急切的辩解道。  
3 h& j  q, x\* k, i" I3 Q  
「废话，你那日与我同拜了二爷，自然就算是我忠义堂的人，少废话，打。」蒋先生明明是对我说的，眼神却一直在老三和五叔身上转动。) ]: ^4 i5 ]% {+ e. B: \  
7 f8 O; I) U- i! l/ V- U! k$ w  
（五叔心中暗道：不妙，真是这厮的人，今天把她架了起来，让她不得不打。悔不该逞一时之快，今儿算是得罪了这个婊子了，这可如何是好。）  
% R7 j/ B: `. P, I  i  ]' l  
我被强制丢到了二爷面前，噼啪几下，手心又肿起老高，酸痛难忍。就这还不算完，又撩起裙子，露出里面鲜红的内裤来，当着这么多男人的面，又重重的在屁股上来了几下，着实让我羞愧难当。( s2 q$ K, g( C+ {  
2 j% |5 S' T) X  
「这妮子身材这么差，排骨一样，屁股都没三两肉，腰又太粗，真是个精品丑女，啧啧。」男人们粗俗的评价着，好像我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件货物。$ Q9 {0 c# n5 ^) ]  
  
「好了，打也打了，说也说了。诸位兄弟，可满意了？」蒋先生丝毫不理会我的尴尬，继续说着。  
9 o, o3 ?+ U& d# l# c; Q  
「额，大哥赏罚分明，佩服佩服。」众人见蒋先生隐有怒意，哪里还敢阴阳怪气，稀稀拉拉的附和着。  
  
「好了，既然诸位兄弟都没有意见，那么下面就聊聊她的事，林莉，你过来，站我旁边。」蒋先生令道。, B- I\* ^5 S, g. [) h& ^' L  
  
这里的人看起来都不是善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摇摇头，起身要走：「我再也不偷听了，我也不想参与你们的事情，我走了。」: p9 |2 S+ ~  H! w$ W8 a/ |  
  
「我说，站到我身边来，下面要说你的事。」蒋先生重复道。  Z+ ~" ]% o/ M# L# \_  
  
「嗯。」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，哪有不低头，只能忍着身上的疼痛，一瘸一拐的像她走了过去，和刚刚惩戒我的黑衣男子并排站到一处。5 r$ R! U+ ?8 U( [+ \_  
  
「她叫林立。」待我站定，蒋先生话只说半句，随后又开始折腾起她的猫来。  
  
「咕噜。」我分明能听到众人咽唾沫的声音。  
  
「就是那个林立？」五叔还是坐不住，首先发言。; m0 k2 a0 l# C& V7 B7 N9 F1 o  
% u( M0 r% e# t5 g; w6 \_  
蒋先生悠悠一笑：「您觉得呢？」2 n: C" P3 T% d+ e1 o$ U  
( q; W# |8 P: F  
「。。。」众人沉默了。  
$ \3 v. V" L; n\* R% Y6 w) \_7 x  
「林仲达的儿？子？可是，这个，这个，林仲达不是个儿子吗？」不久，又开始议论纷纷，转头又看向蒋先生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议论停止了。  
  
「哎哟，故人之后，刚刚多有得罪。」老三这时候站出来了，忙向我赔礼道歉。  
+ s% M\* A! W+ L# {: I- `  x1 f  
「这里没你的事，去二爷前面跪着去。」  
  
「唉，好咧。」老三乐呵呵的过去跪下了。, Y) ~4 @% K! L7 F( W1 L4 N& ]; H  
  
这些人好生诡异，什么林仲达，我根本不认识，又什么故人之后，简直可笑，只不过现在我头疼臀痛，哪里顾得上他们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反正与我无关。  
/ M8 \_+ r5 I; Q  
「准备怎么办？」蒋先生又开口。  
  
「依洪门训，兄弟寄妻托子，或有要事相托，如不做到者，五雷诛灭。」此时对我行家法的那位黑衣汉子又说话了，直接给大家定了基调。- V8 }. y. R- a) I3 v! a5 W  k/ E  
  
「仲达兄弟犯了什么事？尽让独子远渡重洋过来求助？大哥您该当和我们讲一讲。如今仲达兄弟该在梦泽养老，非是我们不帮，只是海峡两岸，只怕兄弟我力有不逮。若是后生要在宝岛，抑或暹罗等地寻个差事身份，我这边可以做主。」有人起身说道。$ ~! T# z) b; S3 f  
  
「这样，既然林家后生已被蒋先生收留，想来是衣食无忧，钱粮不缺。若是要平事，或是仲达兄弟得罪了什么宵小，兄弟我在那边还认识些朋友，后生你尽管开口。」又有一人说道。  
  
「如今之计，还是赶紧联系上仲达兄弟，弄清事情原委为妙。仲达兄弟在暹罗与我们有恩，万不能忘记了当年之事。」2 s1 \_# R! c1 y  }. M  
  
「这都什和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东西。」眼看他们如此热情，我哪里肯认，这些可都是人情，平白无故收了旁人恩情，现在的我，可是万万还不起的，只能赶紧让他们收口。  
  
「他失忆了，林远为搞的。变成这样，也是林远为搞的。」蒋先生说道：「林远为如今的生意如日中天，他把仲达叔父的孩子搞成这样，又丢到我宝岛来，显然是在立威威胁我们，嫌弃我的手伸的太长。」  
\* A0 ~9 C% {, T) R  
「啊？怪不得大哥您让我断了卖粉的生意，嘿，我真是个傻瓜。大哥，我错了，这罚我认。」老三虽说跪在二爷面前，他耳朵可灵着呢，听到林远为三字，又开口插言。5 r2 Y  R9 Y% U: F- k2 t4 x  
) H  M0 G1 D( E; W6 C( N, {  
「混账，我蒋家，我忠义堂，我洪门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。」遑论底下众人，就连一直和蒋先生不对付的五叔，此时都义愤填膺。9 `  a$ W3 c" v  
  
「他林远为权势通天，上面还有个林焕天坐镇，我们在那边刚刚起步，还不是正面冲突的时候，都说民不与官斗，如今只能徐徐图之。或许联系上那边的宋家，还能有些说法。我们在沪埠的生意，还要多亏了宋家帮忙。只是一直劳烦他们，这人情债，只怕难还。」蒋先生微微蹙眉，似在商量，又似在自言自语。  
# w& L; y$ y' N" c9 F/ x  
「他妈的。林远为个小杂种，要是敢到宝岛来，准保让他有来无回。」有人砸了桌子。  
- w$ G4 X& J7 L$ l3 o: K  
「不要总是打打杀杀，文明社会，能用谈的就尽量用谈的，可是如果别人不愿意坐下来谈，那么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还是有些斤两的。」五叔一口浓痰，吐在地板上分外刺眼。  
2 `! N" Q9 @( T6 t) R